

中俄交往三百余年,负面和正面的影响都十分深远。值此中俄文化年,我们特约请李明滨教授写了《中俄文化交流三百年》、汪介之教授写了《百年俄苏文论在中国的历史回望与文化思考》,对中俄文化交流作了较全面的历史回顾。《现代化视阈中的俄罗斯文化》和《爱的审判——帕斯捷尔纳克与他的〈日瓦戈医生〉》以及俄罗斯思想者的一组文章显示了当前我国学者对俄罗斯文化研究的最新水平。高莽先生的《说说我的俄罗斯情缘》则以情文并茂的散文形式抒写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与俄国文化结缘的一生。

过去,在研究不同文化共存的过程中,常见一个悖论,即承认各种文化都有存在的理由,那么,文化有没有先进和落后之分呢?文化相对主义又错在哪里呢?安伯托·艾柯的《圣战,激情与理智——关于文化优越性的遐思》对此作了很好的分析。他谈论了几个世纪以来,一切使世界血流成河的战争都是由于人们情绪冲动,过于简单地投入了对立双方的阵营所致,这根本是由于对文化差异的不能理解和不能容忍。他认为人类彼此之间的差异很大,正是这种多样性构成了丰富性的源泉。但人们赞同文化的差异并存时,也必须承认人们都有一个无法放弃的价值系统,用来判断一种文化是否优于另一种文化。这判断标准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因此,近年成立了一个叫做“跨文化”(Transcultura)的国际组织,致力于建设一门叫做“转换人类学”(anthropologie alternative)的学科来专门研究它。

本期圆桌会议着重讨论了当前人们对美国的看法。德国的阿尔弗雷德·霍农教授的文章论述了涉及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世界宗教领域的“十字军观念”的复活;伊朗的赛义德·阿迈理教授则重点考察了英国穆斯林对美国的看法,这些都是我们过去较少涉及的话题。

《跨文化对话》第三期曾发表著名中医陈可冀院士和王一方先生的对话:《叩问命门——“五四”以来传统中医的命运与选择》,引起读者广泛关注;第十期又发表了周桂钿教授的《医学、西医与中医》。目前,中国哲学史学会所属中医哲学委员会即将成立,这无疑是集中研究中医理论的一个可喜的开始。本期特邀请中医科学院国际著名中医江幼李教授,从中医传统理论来论述中医学之特色,说明发扬发展中医学理论正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应有的

贡献。本期还发表了法国人类学博士贺霆先生关于中医在法国民间广泛流传的文化学考察。从他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中医,特别是针灸、推拿、养气、太极等已成为一种突出的跨文化现象,在法国生根,并广为传播,其理论和实践都十分值得进一步研究。